



长征

第4084期

微纪事

微乎，四两拨千斤

谈笑

陈赓大将故事之六

吴东峰

1946年3月21日，陈赓到达太原，接任军调处执行部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。

3月初，阎锡山派出阎、日军3万余人，在白晋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大举进犯，还让日军团长指挥作战。

为了查明真相，陈赓不怕冒犯，拿着军调部的旗帜，冒着纷飞弹火，到火线去制止阎、日军向八路军阵地的进攻。他在阎军炮兵阵地上抓住一个日本兵，举起相机就对准“咔嚓、咔嚓”按了几下快门，然后把这个吓得魂飞魄散的鬼子兵带回来远镇，作为阎军留用日军进攻八路军的证据。

后来提起这件事，他哈哈大笑：“其实我的相机里没装胶卷。”

陈赓将军战时很严厉，平时很幽默。某年某日，他到延安参加会议，见龙飞虎，说：“小鬼，我又来吃小米了。”

三天会议结束后，再见到龙飞虎，又说：“小鬼，我不吃小米了，小米不好吃，我还是去吃大米。”意为毛泽东决定其率部打洛阳。



大捷

陈赓大将故事之七

吴东峰

1950年夏，陈赓将军奉毛泽东之命，秘密出使越南协助抗法。将军有日记写道：

“车过宜良，偶然探首窗外，众皆伫足以望，只好缩首反坐。苦矣哉！莫如行动无自由也！”

越方接到通知后，派出迎接人员和三名妇女推水果车随行。陈赓将军始活跃，为三位越南妇女各起一雅号：身材苗条者称“柠檬小姐”；肩膀圆者称“菠萝大姐”；肤色棕黑者称“咖啡嫂嫂”。

越南共产党胡志明主席闻陈赓将军到，于一密林间茅草高脚屋与将军共进午餐。席间，胡志明朗诵中文诗赠陈赓：“乱石山中高士卧，茂密林里美人来。”

陈赓将军连摆手说：“不妥，不妥，我这样哪能称美人？”

胡志明手持银须说：“改两字：乱石山中高士卧，茂密林里英雄来。”

1950年9月，陈赓将军指挥越南攻克东溪法军，首战获胜，继于谷社山区迎敌，遇敌顽抗，进展困难。其时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命令停止进攻，陈赓将军闻之大怒，“如果这样的仗还打不下去，我就卷铺盖走了！”

胡志明闻之，急令武元甲按陈赓方案继续打下去，遂大捷。

插图：朱凡

采青姑姑

常芳

缩着手不要。肖建平笑了，说世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，想学就能学会。

肖建平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泥塑，也教采青做了两个泥娃娃。泥坯做好了，采青去把她娘染丝线用的那些红红绿绿、淡黄绛紫的染料拿了来，让肖建平用水调了落墨。这回轮到肖建平吃惊了，肖建平问采青是怎么知道落墨这句话的。采青说听肖建平说的，“你刚来给孩子们讲故事，就讲了你们凤翔老家的这些泥塑。”

肖建平听见凤翔，又吃了一惊，抬起眼睛重新打量了打量这个山里的姑娘。肖建平想了想，把笔递给了采青，让采青亲手给她做的泥娃娃描上头发。采青第一次握笔，手哆嗦地落不上去，脸上腾地一下起了火烧云，心里像揣了一只奔跑的兔子。肖建平握住了笔杆的上端，笔杆才停止了摆晃，一下一下仔细地，描出了泥娃娃黑漆漆的头发。

报社从艾山迁走后，采青发现肖建平再从印刷所过来，都会从走过的山坡上采一束花，插到院子里的石磨上。一把红色花瓣的野百合，一把金光灿灿的四季野菊花，一把霞光一样的杜鹃花。石磨放在采青和朱克睡床挨着的窗户外头。肖建平每次走到石磨前插花，采青都躲在木格子窗棂的后头，偷着看。一次正探头看着，被进来找剪刀的朱克撞上了，羞得采青好几天没敢看朱克的眼睛。

两个月了，肖建平至今没有回来。采青已经把石磨上的花换了多少把了。肖建平最后一趟采来的那把花，她悄悄地把它收起来，藏在了一个泥罐子里。过几天，采青就会从床底下摸出那个罐子，楞楞地看上一阵子。

采青和朱克到山上来，采青闪闪烁烁地回过一次朱克，说肖指导员去买油墨的那个地方很远吗？他好像去了一个多月了吧？

朱克扭头看着采青，说：“不是很远。可能路上不太好走。到处是日本人的卡子。”停了一停，又故意说：“你怎么想着问这个了？”

采青看见朱克闪着亮亮的大眼睛看她，慌忙地垂下眼睛，看着鞋尖说：“俺就是问问。他买不回油墨来，那报纸不就耽误印了吗？耽误了印报，不就耽误了首长看吗？”

朱克摸着采青垂过肩的大辫子，狡黠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不光是想说这些吧？这些日子，首长们没看见肖指导员采来的花，可是看见采青采回来的花了。”

采青推了朱克一把，故意生气地说：“你可别乱猜想，俺真没往别处想。”

采青的一举一动，都装在她母亲王桂兰的眼里。那个肖指导员每次采来花，采青的眼里都忽闪着比那花朵还要鲜亮的光，如同花瓣上的露珠，在日光底下散发着炫人的光彩。肖指导员两个多月没来了，王桂兰看着女儿眼里闪动的光泽，在一点一点地暗淡了下去。

每天天光暗下来时，采青都悄悄地站在窗棂前，闷不作声地看着那盘石磨。前两天王桂兰收拾屋子，从床底下摸出了采青藏花的那个罐子，知道采青

心里这是真装下事了。早晨起来，王桂兰悄声问朱克，那个肖指导员这么些日子不过来了，是不是派到别处工作去了。朱克低了半天头，才红着眼圈说：“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到北边采购印刷物资，回来的路上遭遇了鬼子，牺牲了。”

朱克见王桂兰不作声地点了点头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大娘，这事我还一直没敢和采青妹妹说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采青天天等着呢。”

王桂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事先等着吧，等过些日子，俺这儿稍儿地给她说一说。日子长了，就过去了。”

朱克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眼睛看着磨眼里采青刚插上的一把花。红红黄黄的小花瓣细细碎碎的，被浓绿浓绿的叶子包围着，在风里有几分单薄地摇动着，像是在观望头顶上被茂密的榆树叶摩挲着的天空。

一年多下来，院子里那盘石磨上，从来没断过采青插上去的花花草草。采青每次把花插在石磨眼里，就会进屋站在窗棂后，像当初肖建平插花她躲在窗棂后悄悄地偷看一样，看着石磨上那把弥散着芬芳的碎碎的小花。

1941年的初冬，日军调集5万多人，开始了对沂蒙山区铁壁合围式的“大扫荡”。朱克和采青连夜将分散寄养的孩子接回来，安排到山洞里藏好，又在山洞附近垒了一个羊圈，里头堆了几堆烂石头，把羊圈在里头，方便掩护着往山洞里送饭。

“如果我留在这里，万一暴露了，会连累了孩子们，这个损失太大了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”已经快要临产的朱克，决定自己跟随队伍一起突围。在突围的夜里，朱克不幸落入鬼子的手里。她被折磨早产生下了女儿后，不久就与恶棍中的孩子一起，被鬼子杀害了。

朱克牺牲后，采青和母亲一起悉心照料着战时托儿所里的孩子，直到日军投降后，又辗转把孩子们全部平安地送到了延安。

而终生没有嫁人的采青姑姑，一直生活在村子里。在她九十高龄去世的时候，代表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从北京赶来的琳琳，在她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泥罐，里面有两个泥塑娃娃，还有用一块印花布包着的，一束早已已经枯萎的花。



作家简介

常芳，作家。

山东临沂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爱情史》《桃花流水》《第五战区》、小说集《一日三餐》等。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。

克力脆皮奶油那种，外面果仁……”

其实，像奶渣、果脯、牦牛肉干这类食品，每逢节假日，在上级“空投”的慰问品中都有，倒没啥致命的诱惑力，可一提冰淇淋，大家的兴致立刻就上来了，唾液如泉水喷涌而出……

“对呀！冰淇淋！我也好久没吃过了。”“冰淇淋！”“连长，就冰淇淋了！全票通过！”

李连长笑了，心里却涌上一丝苦涩：别看战士们训练巡逻时生龙活虎，毕竟还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！冰淇淋在内地人看来，微不足道，却是他们此刻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。

第二天清晨，李连长和通信员早早出发了。步行个把小时后，他们拦上一辆拖拉机，两小时后搭上了一辆去县城的货车。下午一点多，俩人到达县城。李连长去超市买了两大件冰淇淋，匆匆交到通信员手中，叮嘱他赶紧上路。

“连长，大伙也就开玩笑，您还当真了？车还有半小时才走呢。带回去，还不都化了，冻成冰片。再说，一路颠簸，带回去也成冰碴了，你说，哪个吃嘛？”他撇了撇有些发育的嘴唇。

“化了，也让每人喝袋奶油巧克力汁；冻成冰片，也让他们都嚼嚼，就算不能吃了，也让大家撕开袋子舔舔冰淇淋的味道……”

通信员想到那一刻，舌尖不觉卷起甜蜜的风暴……

插图：朱凡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山叫艾山，山下的村子就叫艾山村。在八百里沂蒙山区，像艾山这样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，就算是个大村子了。

1939年6月，八路军115师进驻沂蒙山区后，战时托儿所的二十几个孩子，也跟着队伍来到艾山村。18岁的采青和母亲王桂兰，一起帮着队伍上负责托儿所的朱克，照顾着这些孩子。

盛夏的沂蒙山区，鲜花遍地。采青和朱克带着孩子们在村头的河边玩耍时，把她编好的一个花冠，戴在了女孩琳琳的头上。琳琳的头发稀稀疏疏的，在阳光下闪着稻谷的光泽，像一朵刚刚绽放的蒲公英。朱克说，这些孩子里，琳琳是最可怜的，她的父母在太行山作战时，都牺牲了。她是两位烈士唯一的遗孤。

琳琳把头上的花冠取下来，戴到采青的头上，悄悄说：“姑姑，朱克姑姑说，你和桃花一样好看哩。她还给一个叔叔这样说呢。”

采青的脸一下子涨红了。她能猜出来，琳琳说的那个叔叔，一定是大众报社印刷所里来给首长汇报工作的肖建平。首长的指挥部就设在她的家里。

肖建平家是陕西凤翔的，曾经在北京城里读书。日本人占领北京城后，肖建平就弃学投了队伍。肖建平会做他们家乡的泥塑。孩子们跟着队伍刚来到艾山时，采青听见肖建平在给一些大一点的孩子讲凤翔的泥塑。

采青和朱克涉过河，一路往山上走，搜寻着要找的延胡索、贯仲、白茅草、金银花等中药。两个人在山上转悠着找药材走累了，就找了块平地并排坐下来，不声不语地看周围的景色。采青坐着张望了一会儿山上山下，见朱克望着山下走神，就独自去采了一大把花，回来伸到朱克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。

朱克说：“这么好看的花，你捧着，真鲜亮，像个新娘娘。”

采青羞红了脸，说：“印刷所那个肖指导员每次过来，都会采一大把花插在院子的磨眼里，那盘石磨一插上花，立时就有了活活的灵气。这山里人整天瞅着满山上的花开，也没有一个人会想到采上一把，插到石磨上，让石头光鲜光鲜，让院子光鲜光鲜。俺每回推完磨，都再把它插回去。肖指导员好些日子没过来了，磨眼里那把花都干了。”

朱克看着采青红了的脸，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印刷所里需要一批油墨之类的重要物资，他到北边弄去了。”采青点点头不再说话，用下巴蹭着手心里星星点点的花，眼睛越过村庄，向北边的远山望去。

那个上午，肖建平挖来泥土，给孩子们做老家的泥塑。手里三捏两捏的，就弄出了一堆猴子、老虎、大公鸡什么的，稀罕得孩子们满脸惊讶，采青也看得如醉如痴。肖建平掰下一块块的泥，递到每个孩子手里，让他们学着做，顺手也递给了采青一块。采青害羞地说学不会，

朴素

曹慧民

采青，采青，既有土的气息袅娜，又有草的葳蕤葱郁。我想，她就是生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的任意一种植物，或漫山遍野的小花，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岁月洒下的汗血养分，生生不息，喷吐着朴素的芬芳！

采青是一个人，认识她，就认识了一群人；认识她，就晓得八百里沂蒙山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……其实，采青并非那么高大，作家常芳的娓娓讲述，如同新雪下的朗照，阳光的香味渗透纤维，充盈着内在暖意。所以，“我宁可欣赏一块民间蓝印花布，而不喜爱团龙五彩锦缎”。在此，我更愿意把“采青”比赋一种朴素的高贵精神，风里生，雨里长，即使残酷的战争也无法将它毁灭。

我编发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耳畔传来习主席的新年贺词：“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，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”

过去的奋斗，包括像采青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人，用青春的芳华提纯了一种美，让我们长久地为之倾倒。那是朴素的高贵？抑或高贵中的朴素？朴素和奋斗，又是怎样一种关系？这或许也是此刻刻求教于你的！

插图 朱凡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晚饭后，上等兵刘佳奇坐在哨所的台阶上，对着麦迪弹着木吉他，非常陶醉地唱《虫儿飞》：“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……”

“你就不能学几首新歌啊？不是‘丁香花’，就是‘虫儿飞’，还‘95后’呢，连麦迪都听腻了！”副班长王伦的语音刚落，麦迪摇摇尾巴，极度配合地走开了。

“麦迪，友谊的小船怎么说就翻了呢？”麦迪一听，立马转头，刘佳奇晃晃脑袋，伸伸舌头，引得大家一阵大笑。这个时候，是“505”哨所最欢快的时光。

“麦迪”是一条军犬，哨兵最亲密的战友。可谁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是哪一任篮球迷班长给起的。在这样的穷山僻壤里，战士们闷了，除了对着大山高喊几声，听不绝于耳的回响外，有时只能和哨所的军犬说悄悄话。

初到哨所，一心只想当特种兵的孙苑耀，一度失落、迷茫，还动起了“小心眼”，游说父母找关系调离哨所。麦迪见他心不在焉，冲他汪汪直叫。孙苑耀心想：“这狗神了，难道它

山风不寒

陈宇 裴晓伟

能读懂我的心思？”

“若论‘关系’，麦迪早就调走了。”时任班长范雷杰与孙苑耀拉起家常。5年前，麦迪被调进城里总队，没过几天，眼瞅着长膘，不见精气神，从眼神和叫声中感受得到，那是对家的眷恋。

麦迪被送回来的那天，哨所热闹极了，它围着每个人又转又闻，就像遇见好久不见的朋友。当晚，战士们本想让麦迪“休岗”，可它早就在巡逻线旁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

夕阳西下，哨兵牵着军犬沿岗线走远。就像一幅画，画面里的元素不多，也不少，看上去刚刚好。



舌尖风暴

黄自宏

连长李亮是秋天那会儿“空投”到雪域孤岛的。在喜马拉雅山这个海拔5000米的边防连队，每年十个月以上的大雪封山，人员和物资大多要靠直升机专机运送。

这天，李连长被推荐到内地军校培训学习，培训前可探亲休假10天。晚点名后，李连长说：“明天我去县城咯，你们想要吃啥子，尽管开腔，连长请客！”

奶渣！果脯！牦牛肉干！糌粑！木桶酸奶！兵们七嘴八舌。

这时，角落里的上等兵彭岩舔舔干裂的嘴唇，怯生生地说：“连长，俺……俺特别想吃冰淇淋，就是巧